

爱情·土地·人生

顺天游2000首

李季 采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爱情·土地·人生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1682

顺天游2000首

李季 采编

1101682

爱情·土地·人生

——顾天游2000首

李季采编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125印张 2插页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400册

书号：10355·677

定价：0.74元

DD37 / 0 /
顺天游 不断头

——李季编《顺天游》序

贺敬之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李季同志搜集和编辑的这本《顺天游》，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

这本书对于研究陕北民歌和研究李季具有双重的重要价值。书中近两千首“顺天游”中的大部分，是李季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三边地区，直接从人民群众的口头搜集来的第一手材料。1950年编辑成书时，李季同志除自己写了引言外，还附上了他写于同一时期的《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这篇重要文章。这样，这本书就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仍属数量最为丰富、纪录又颇为准确的一部宝贵的“顺天游”（即“信天游”）文字资料，而且大大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些“顺天游”产生的生活根源和历史背景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座具有特殊艺术魅力的民间诗歌宝库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有助于认识它的作者们——劳动人民群众非凡的艺术创造才能。而更为重要的是，

它可以使我们更具体地看到诗人李季和陕北民歌（特别是“顺天游”）的血肉联系，看到一个人民的、革命的诗人是怎样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看到他怎样在肥沃、深厚的陕北民歌的土壤中培育出《王贵与李香香》这株根深叶茂的诗歌之树的。

当然，今天出版这本书不是只为适应少数专业研究工作者的需要，更重要的还是为适应众多读者的需要，这中间不仅包括那些对陕北民歌和李季的诗歌有深厚感情的老读者，而且我相信也还会有不少将被它吸引的青年一代的新读者。

近几年来，不断有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各种不同岗位上的同志向我谈到：他们和他们所熟悉的许多人，都是喜欢听、唱或者阅读民歌（包括过去时代的民歌和革命历史民歌）以及其它民族民间文艺作品。喜欢阅读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或其它民歌体的新诗的。他们这些人中间，有不少确实还就是“八十年代新一辈”的年轻人。正是同这些同志的接触和交谈，使我确信了一点：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人对文艺的看法同只在少数人中间流行的某些看法往往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鄙薄而是热爱自己民族民间的优秀文艺，不是否定而是珍视自己国家的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我不仅对这本书将会找到它知心的读者而具有信心，同时也对这里引出的这个重要的文艺观点问题会得到正确解决而具有信心。

其实，应当说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只要我们尊重马克思主义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的一些基本观点。多少承认一点革命文艺史上在这方面曾取得的正面经验，并且倾听一下实践的呼声和人民群众的意见，那么，就至少可以说：

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定要坚决地在文艺鉴赏和艺术交流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上贯彻双百方针以及提倡革新创造，但坚决这样做，丝毫也不意味必须以否定一切民族文化遗产、抛弃一切革命文艺传统为必然条件³。当然，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中有不少消极成份和糟粕，革命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少失误和反面教训，这是必须看到的。但是对它们在整体上的积极面和消极面、精华和糟粕、主流和支流等等，是应该并且也是可以做出实事求是的、全面的科学分析来的。如果把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和属于劳动人民的文化不加区别地混同起来，把统治阶级文化中也具有的精华部分和糟粕部分一律同等看待，统统归入要彻底否定的封建糟粕中去；如果对民歌或其它民间文艺看不到它们人民性、革命性和健康的艺术美的主流，而把它们只作为小生产者落后意识的反映加以否定，或者竟把这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都当成“国民劣根性”的表现要寻出来加以铲除；那么，这恐怕不能说是真正的改革者所应有的科学态度。同样地，如果对待革命文艺传统中的成就和问题不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如果对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不是在肯定其基本原则的正确性的前提下，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的论述中占主导地位的正确部分和属于局部性的错误区别开来，如果不是同时也把革命文艺运动实践中的正确部分和错误区别开来，而不分是非曲直地一概都看成是错误，是统统要打倒或要予以“更新”的所谓“传统观念”，甚至把“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和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左的荒谬言行，也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的问题，那么，这就势必要走到完全否定革命文艺传统的结论上去。但这样的做法难于

令人信服，恐怕不会被广大人民群众和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所接受。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推行“空白论”、“文艺黑线论”，完全否定革命文艺传统和民族民间文艺遗产的严重教训，对大家还是记忆犹新的。

看来，问题只能够是这样：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一定要解放思想，实行开放，大胆革新，不如此就不能大踏步前进。但同时也必须正确地对待历史，批判地继承民族民间文艺遗产，坚持并发展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不如此便不能在正确方向下顺利向前。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毫无疑问地还要继续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克服保守僵化的不正确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研究我国文艺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探求新方法；但同样毫无疑问地也必须防止走向另一极端，即对民族民间文艺传统采取虚无主义、对革命文艺传统采取否定一切的不正确态度。

正是这样，假若有人问：是不是认为有了“顺天游”之类的民歌或民歌体的诗就可以满足，有了《王贵与李香香》一类作品的已往经验就可以止步了？回答当然是：否，否。决不能也决不会满足，更不会止步。革命文艺在这之前和之后的发展历史已经作了证明。李季本人从来也没有只局限于他的三边、“顺天游”和《王贵与李香香》。从生活实践到创作实践，从作品的内容到形式，他几十年来总是不停步地在探索，在开拓。那么，假若又有人问：可否认为民歌和民歌体的诗已经落伍，李季式的那种创作道路已经过时？回答同样是：否，否。尽管完全可以有人不喜欢民歌和民歌体的诗，但决不能否认它们的生命力仍然是旺盛的，强大的。尽管李季不会拘泥并且不曾拘泥于确属过时的经验，甚至直到

他去世前夕仍在热情洋溢地主持新创作的评奖工作并强调向青年同志的新创造、新经验学习；但同时他也从未动摇、更未放弃作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的那些本质的东西。李季所坚持的向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创造学习，和人民群众结合，和时代结合，积极地参加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自觉地用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的一种根本精神，这样的一条生活和创作道路，或者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也包括这样的一种“主体意识”，是不会过时并且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顺天游，不断头……”——这是在陕北流行的一句群众语言，是李季经常爱引用的。在李季同志离开我们已是五年以后的今天，在为《顺天游》这本书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愿意再一次引用它。是的，人民的歌声“顺天游”是不会断头的。一切来自人民并为人民而创作的作品和由它们组成的艺术长河是不会断头的。李季和他的前辈、同辈和后辈几代人共同坚持并努力加以发扬的革命文艺传统，是不会断头的。它存在着，发展着——从昨天，到今天，向明天……

1986年1月12日

辑 者 小 引

“顺天游”这是陕北、晋绥、内蒙一带主要的民歌形式之一种，这是一种形式最简单的诗。由于它的形式自由而生动，极适于表达、传述人民的生活及感情，所以，所有生活在这里的各种年龄的农民们，不仅都是它的歌唱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它的创作者。人们几乎无时不在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感情欲望，创作出新的“顺天游”。“‘顺天游’，不断头”，这是一只永远唱不完的民歌，这是一个永远流不尽的泉源！

辑者有幸在“顺天游”的故乡之一——陕北三边，生活、工作了六、七年，乘工作之余（有时也正是为了工作），从那些农民出身的区、乡干部们、从那些劳动妇女、青年农民、和那些最爱歌唱的运输队员们那里，收集了近三千首“顺天游”。这些“萌芽状态的文艺”，大大教育了我，从这些美丽感人的优美诗句中，我得到了难以估量的教益。

把这些被不少人誉为“新诗经”的“顺天游”，编选辑录整理出版，以作为文艺工作者的研究资料：这不仅是许多朋友们多次表示过的希望，同时这也是自己多年的愿望。由于过去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印刷条件困难，辑者不得不把

它、和自己的行李一起放在背包里，翻过了数不清的高山、河流。在一次急行军中，辑者因病无法携带，寄存了近千首在老百姓家中，被胡、马匪军一火焚毁；不然，读者在这本民歌集中，当可读更多更美丽的劳动人民所创作的诗句。现在，辑者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苦难而又幸福的英勇勤劳的陕北三边的人民们，也终于熬过了黑夜，和全国人民一起站起来了！他们，对祖国的再生，是曾载负过重荷的，和称颂他们伟大的英雄业绩同时，读读他们所创作的优美诗篇，这将更有助于你对这些祖国“骨头”——劳动人民们的理解。

本集所收“顺天游”计二千多首，其中除大部系辑者亲自听唱，边听边记来的外，尚有一部分系由林平、张源、高敏夫三同志处摘录的，对他们的辛劳与盛意，这里谨致敬谢之忱！

最后，由于时间、能力等的限制，虽然辑者已化费了不少编选工夫，但是记录错误，选得不精，注释不够详尽，甚或次序先后排列不当，以及个别重录等的缺点，都可能多少存在，至希读者和各先进多予帮助和指正。

李 季

（一九五〇年五月）

目 录

辑者小引 李 季 1

第一辑 1

第二辑 16

附 录

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 115

第 一 辑

前沟里下雨后沟里晴，
什么人留下闹革命？

天旱世乱遭年成，
共产党领导咱们闹革命。

金汤街来石子坡，
富人稀少穷汉多。

革命的势力大无边，
红旗一展天下都红遍！

一杆红旗空中绕，
前路将军是朱毛。

一人一马一杆枪，
一颗子弹推上膛。

一人一马一杆枪，
咱们的红军势力壮！

人又多来马又壮，
叫一声老乡快缴枪。

镇靖街来中山台，
白军走了红军来。

一人一马一杆枪，
走一回镇靖提一回枪。

曹俊章你不要“禅”^①，
红三团来了解决完。

① 禅：顽固逞强之意。

曹俊章来着了忙，
派上队伍上城墙。

花盒子枪来五眼钢，
给咱们队伍都背上。

石山高来沙梁低，
沙柳丛里打游击。

大路上扬尘马嘶叫，
咱们的队伍回来了！

鸡娃子叫狗娃子咬，
咱们的游击队回来了。

一面红旗崖畔上插，
我把咱游击队引回家。

又做饭来又烧茶，
咱们的救星就是他！

洗净手来擀白面，
游击队吃了上前线。

对面凹里牛喝水，
沟里来了游击队。

游击队来救命人，
我男人也跟他们起了身。

叫一声妹妹不要怕，
革命成功再回家。

只要革命能成功，
丢下我一个也光荣。

你当你的红军我守我的寡，
革命成功快回家。

你当红军我守寡，
至死也不说离婚的话。

妹妹穿的花衣裳，
哥哥穿的灰军装。

荞麦开花红粉粉，
自小爱的是工作人。

工作人来是好人，
一心革命为穷人。

人人都说革命好，
我也跟上去工作。

山羊绵羊五花羊，
妹妹随了共产党。

骑好马来背好枪，
多会再回到本地方？

勤务员走头马走后，
丢下妹妹上长路。

哥哥上马妹子上了房，
手攀烟洞泪汪汪。

三十匹马队两杆号，
一杆红旗空中绕。

红军阵势布置好，
两家阵前开火了。

机关枪加上迫击炮，
打得敌人满沟跑。

白军无粮又无草，
马无粮草啃黄蒿。

没粮没饷就缴枪，
犯不着老子拿命抗。

背上子弹扛上枪，
一心要把红军当。

打了一仗又一仗，
仗仗离不了盒子枪。

盒子枪单打反动派，
子弹有眼不打老乡。

礼义缴枪不打人，
回家劳动闹革命。

指导员穿的一身绿，
八路军发展我自由。

你不要嫌我大脚片，
八路军讲的不叫缠。

班长老兄队长哥，
你看白军糟踏我。

张团的开差李团的来，
改造那“三炮台”穿红鞋。

白军走了红军来，
下湾的破鞋吃不开。

十冬腊月穿棉鞋，
礼拜天请假看你来。

一连哥哥好有劲，
三连尽是些好后生。

我盼咱俩早成功，
怕你跑成个自由兵。

风刮沙蓬跳崖畔，
红军营里挑好汉。

宁条梁来哥哥扎，
不闹红军没有法。

二号八音红穗穗，
马后又捎黄被被。

半夜来了个纸条条，
“趁”亮把哥哥调走了。

七月的花儿满山红，
一心爱个八路军。

喜欢喜欢真喜欢，
欢迎廿五军打甘泉。

向阳花开在前崖畔，
八路军伙里挑好汉。

甘泉县来三道川，
廿六军扎劳山。

红军扩大豪绅怕，
陕北地面全红啦。

一杆红旗红格当当，
二十六军住咱庄。

粮食款子全不要，
土地分给穷人了。

战斗员哥哥地畔上过，
喜得妹妹嘴难合。

红军前方去打仗，
后方百姓送公粮。

一连走了二连来，
黑脸哥哥吃不开。

葭吴绥米^①红军占，
白军当兵的早些变。

叫声士兵你早些变，
一家人何必拉火线？

脱节牛^② 背肩上，
打开县城捉县长。

县长怕得只磕头，
看我们红军牛不牛^③？

黄米干饭豆芽菜，
我把咱红军没错待。

人走山里马走川，
当红军走的那僻道湾。

叫声干妹子不要急，
革命成功恋爱你。

工农红军来革命，
遍地穷人都响应。

南梁上来了一股兵，
打的旗号是白军。

咱们都是受苦人，
谁能黑心向白军？

白军孙子耍威风，
又杀人来又烧村。

你当红军我宣传，
咱们闹革命多喜欢。

镰刀斧头老镢头，
砍开大路穷人走。

红豆角角熬南瓜，
谁交白军双眼皮。

你当红军我劳动，
革命成功再重逢。

马茄子^④ 开花结疙蛋，
红军婆姨嫁的红军汉。

① 葭吴绥米：葭县、吴堡、绥德、米脂四县之简称。

② 脱节牛：一种土枪。

③ 牛不牛：厉害、威武之意。

④ 马茄子：一种野生植物，结

实酸甜可食。

一对对秋蝉揪树上落，
指导员分配我工作。

眼泪顺着筷子流，
子孙世代想老刘。

交了腊月过腊八，
红军打开南沟岔。

吴旗县来八道川，
那道川老刘都走遍。

群众欢迎把猪杀，
咱们的苏区又扩大啦！

山丹丹花背洼洼红，
我送我男人当红军。

我有心把妹子看，
工作紧张不方便。

我的男人年纪轻，
为啥还在家里盛？

细面长来白面软，
端起饭碗就想起刘志丹。

时时常常打胜仗，
再不要把心操在奴身上。

吃糖要数冰糖甜，
人里边亲不过刘志丹。

展开眉头放宽心，
抬水种地有自卫军。

红军势力本来重，
白军再多也不中用。

缺米少柴乡长管，
放宽你的心上前线。

马嘶人闹乱嚷嚷，
镇靖街提了白军的枪。

敌人扎在寺儿畔，
上来些红军要共产。

胆大的白军来反攻，
听咱的机关枪一哇声。

共了安边共横山，
一心要打寺儿畔。